

◇ 负喧元 解良专栏



解良，辽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散文作品见《小说月报》《北京文学》《长江文艺》《小小说选刊》《散文》《散文海外版》《草原》等期刊。出版小说集《兴京街》、散文集《赫图阿拉的月亮》等。现居北京。

五岁，一次长途旅行。

一家人乘坐一辆商务车穿越戈壁滩，丘陵，沙漠，从兰州到敦煌，再原路返回，颠簸了三千多公里。在黄河边的酒店休息一夜，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甘南草原。外孙女每次上车，我们都像扶佐一位小皇帝登基上殿。路途漫长，讲故事，吃零食，限时看手机里的动画片，乏了就睡，终于还是扛不住疲惫，跟妈妈哭着说，妈妈，我们回家吧。

车到临夏州和政县，这里有一座古动物化石博物馆，听说馆内有恐龙（实为巨犀），外孙女顿时有了精神，非要进去看一看，因为她喜欢恐龙。

外孙女两三岁的时候害怕动物。见到小区里的狗狗，嘴上说不怕，一直用余光紧瞟，能看出她内心很紧张。公园里一只乌鸡窜到近前，她会被吓哭。进到海洋馆，见到游弋在落地展窗内的鲨鱼，马上吵着要出来，一刻都

不停。转变是从看见别的小朋友在动物园喂山羊开始的，山羊在笼子里，爱吃小朋友递进去的胡萝卜丝和挂面，她也要喂，每个星期天都要爸爸买胡萝卜在家切成丝带到动物园里喂山羊。山羊不咬人，后来发现海洋馆里的鲨鱼也咬不到人，喂完山羊就去海洋馆里看鲨鱼和海豚表演。再大一点，又迷上去古生物博物馆听少年解说员讲解，一本又一本儿童恐龙百科全书成为她最好的睡前故事。从中生代的三叠纪，侏罗纪，到白垩纪，只要你说出一种恐龙的名字她就能对接下一句。你说宜宾的马门溪龙，她就接“会移动的拱桥”；你说峨眉龙，她答“玩锤高手”。马门溪龙身长26米，仅脖子就有11米长，走起路来像一座移动的拱桥。峨眉龙长20米，尾巴的最后几节尾椎能够膨胀成一个大锤，抡起来能将敌人的腿骨打断，是它最好

的武器。恐龙，一群统治地球长达一亿多年又神秘消失的庞然大物给外孙女的童年世界打开了一个奇妙有趣充满幻想的窗口。

和政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藏有化石标本30000多件，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和政羊，世界上最大的三趾马，外孙女感兴趣的是铲齿象——长着巨大的两只铁锹一样的大板牙。

离开和政县，又到夏河州的拉扑楞寺和朗木寺，再辗转去扎尔那景区，商务车屈曲在连绵不绝的大山之中，海拔越来越高，升至4500米。女婿从红星镇买了两罐痒气，疲惫的外孙女又对吸痒产生了兴趣，隔一会就打开罐子吸一次，似吸似玩，打发了旅途的寂寞。

每一个成年人都经历过自己的童年，知道童年因时光短暂而宝贵，带孩子旅行是让孩子长见识，在快乐中成长。一次长途旅行既让孩子“遭罪”，又让她开了眼界，满足了那颗好奇的童心。在此次旅行两年后，我问什么动物长大板牙？外孙女脱口而出，铲齿象。

◇ 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



毕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现居伊犁。出版有散文随笔集《如看草花：读汪曾祺》等四部。曾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

家门口那棵枇杷树该要开花了。

去年春天回家待了三十多天，见到了正开的枇杷花，也见到落下的枇杷花。我长久地偏居新疆一隅，见得不多识得更不广，此为第一次见枇杷花开花落。我回新疆时，枇杷已挂果。

青翠的枇杷在树上。那段时间雨多，雨中的枇杷叶和果愈加显得青翠。读汪曾祺，见有“枇杷晚翠”之句，在此景之下，真是喜欢得不得了。后来，翻字帖，始知这是《千字文》里的。我现在操持文字行当，常觉基础不牢，终将行不远。在枇杷晚翠之中，更显得无知得厉害。

枇杷入画多。曾见汪惠仁先生画过一幅，是在朋友圈里看到的，画无题字。像是信手而就，但意在画内意也在画外，看了就让人喜欢，便保存在手机里。打动我的还有他随图发在朋友

枇杷

圈的句子：有人说在雨中在自家院子里摘枇杷。

郑板桥曾以枇杷叶入药治咳嗽，他大概也是画过枇杷的。他的老乡金农晚年好画枇杷，七十多岁了，还常手痒画几幅，不知是不是也嘴馋贪吃。手机里存着一幅是他七十三时的作品，他画画好题记，他的题记多是好文章。手机里存的《枇杷图》题的是：“宋，勾龙爽工写山枇杷，用淡墨点染为艺林神品。昔年游京师，过王少空宅，见之相传真定相国旧物，上有梁氏‘平生第一秘玩’图记。近闻已归之豪。右矣，予追想风格，画于僧寮。垂枝累累，晚翠如沐，恍坐洞庭，五月凉也。己卯三月廿七日七十三翁金农记。”

门前的枇杷结得真是垂枝累累。我回新疆是四月下旬，数日后，哥哥发

了一条朋友圈，图中有一张枇杷树。黄黄的枇杷满枝，八岁的侄子正在树下摘吃枇杷。当年枇杷树种下时，大概只有他现在这么高。

我是远行之人，没此口福。眼福偶尔会遇到。那年入秋前，有几日闲在苏州。苏州多枇杷树，只是季节不对，我来时空有树耳。走在街上，偶遇一片叶子，随手捡着夹在书里做书签。

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乡下，种植枇杷、桃子、稻米和苦瓜。记不清这是谁写的，看时就随手记在了手机便签里。这样的乡村生活，现在很得城里人羡慕。也仅只是羡慕罢了，真要去过这样的生活，多半会狼狈而归。

“我永远不知道，酒在他喉间泼洒的滋味/院中生病的枇杷树，/在雨水中，洗亮了枝叶”，这是张老师写的。

在雨中，枇杷叶越洗越翠，枇杷越洗越青，枇杷是在雨里长大的。是不是天一晴，就会被阳光涂抹一层黄色，然后由硬而软。枇杷熟了。

红蓼年年生

红蓼的身体里究竟有什么，每念此物，便生乡思？

不信，你念一声。

植物学上的红蓼，一年生草本植物。秆有节，自幼硬实，有金铁质，暗红色。穗状花序，暮秋结子，子圆形，如红珍珠，有微辣气息。喜生水边，或湿地，或背阴的墙边，或颓圮的篱墙。一岁一枯荣。

父亲迁徙到一个水村，这是他的故乡，与我无关。我魂梦到处，是那个叫“施湾”的小村，那是我的出生地。父亲故乡的红蓼，比施湾的更多，它们从门前一直排到村口，到田畴。尤其村口处，红蓼连绵，辣气熏眼，蚊虫回避三舍。

三十多年前，红蓼是今日的蚊香。七月砍蓼，阴到七八成干待用。天已擦黑，院内扫净，泼水落尘。竹床搬到院内，酒菜放在竹床上。屋内腾起小烟，丝丝缕缕，由耳门涌出，如墨在清水；继而烟从屋檐漫出，从墙基的石缝里溢出，从天井飘出，从每一个有孔的地方钻出。辣烟迷目，呛出咳嗽

来。烟中老太咳着，却带着笑，她的满头银发就像被风吹动的余烬。母亲在喂猪，弟弟在捉槐树上的天牛，父亲饶有兴致地望着笼罩在浓烟里的老屋。我看见大片的蚊虫惊慌失措地逃散，蜻蜓却毫不在意地俯冲。但我没看到蚊子逃逸。

蚊子到底有没有在烟散后杀回？我已经不记得了。院子里硝烟散去，晚饭开始了。

隔着几十年光阴，我年近八旬的老父，是否还记得蓼烟的气味？是否记得烟熏火燎里的日子细节？是否还记得去水井的一路，间有红蓼丛生？我不曾问过。

父亲如今的屋前，是一大片红蓼地。这里原是一个大户人家，因为变故，人散了，屋倒了，无端生了红蓼。故乡的老屋，近三十年我不曾重回，不知是否也是红蓼丛生？

年迈的父亲喜欢放牛，就像少年的我一样。他牵着牛走在沟渠的大坝上，走在如雪的芦花中，走上枫河的河埂，河埂上红蓼簇簇。牛在咀嚼岁月，

我的父亲，他是否也会远眺我出生的山村和他初为人父的日子？是否会想起此时，老屋前门楝树后，红蓼也正蓊郁？或者，他是否会想起他的少年，他的故乡？

故乡都在时间里，逝者如斯，所以我们都是丢失了故乡的人。而红蓼，以它特有的气息，长成乡愁里的物象。蓊郁，安静，微辣，还有潺潺的水光。哦，还有炊烟和夕阳。

“秋波红蓼水，夕照青芜岸。”

“楼船箫鼓今何在？红蓼年年下白鸥。”

“秋到润州江上，红蓼黄芦白浪。”

有没有你的乡愁？

你纵使烈火烹油，一定也有午夜梦回，一定有梦魂难定的忧伤。豪纵如《水浒传》，最终归于“宋公明神聚蓼儿洼”。那年凭吊楚州蓼儿洼旧址，正是深秋，蓼儿洼红蓼如海，残阳如血。人世苍茫，浑然无着。

施耐庵书剑飘零的路上，看着红蓼滩头秋已老时，是否想过把一世功名伟业放下，回到故乡，埋骨蓼儿洼？

应该是吧，水浒众英雄如此，施耐庵也是如此。反抗，妥协，放下，回乡。是苍凉，是无奈，也是苍茫。

苍茫里，炊烟袅袅，众鸟暮还。

◇ 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



董改正，男，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现居安徽省铜陵。曾从事过销售、饮食、图书、教育等诸多职业，现为阅读班老师。爱好文学，主要从事散文写作，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